

大矿主

刘汉勋 ◎ 著

展现大矿主真实生活的长篇力作

争权、争色、争财，该不该？

社会人生百态，矿主时代悲歌。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矿主

刘汉勋◎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矿主/刘汉勋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54-6811-6

I. 大…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94 号

责任编辑:刘舒谊
封面设计:艺悦读设计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32

版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63 千字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哭笑不得的厕所风景线	1
第二章	终生遗憾的初夜权	10
第三章	烤红薯与炸药包	24
第四章	来自地下监狱的情书	34
第五章	南柯一梦几千年	47
第六章	竹林深处静悄悄	57
第七章	领导亲自屙尿的故事	68
第八章	老虎吃人只吃掉皮肉，人吃人却嚼碎心灵	78
第九章	夜幕下的松竹湾	90
第十章	初恋的思念	107
第十一章	古三斤三害牛本亮	116
第十二章	面对太平间的死尸	125
第十三章	噩梦醒来是女人	138
第十四章	形势险恶，韬光养晦	154
第十五章	一百二十块钱起家，闯出一条致富路	168
第十六章	无奈的婚姻岁月	182
第十七章	假茅台醉倒真乡官	196
第十八章	还不结婚就老啦	212
第十九章	牛本亮创新争财富，庞承财依样画葫芦	223
第二十章	你疼她，你爱她，可你为什么不要娶她	235
第二十一章	战场明枪易躲，商场暗箭难防	243
第二十二章	仇人的女儿，恋人的孩子	262
第二十三章	浔阳楼上反间计	275

第二十四章	黑手段买黑煤矿，大贪官抓小贪官	290
第二十五章	血腥的利益	303
第二十六章	本亮，我在天国等你	319
第二十七章	好心的书记	333
第二十八章	家仇与国恨	343
第二十九章	温暖的青石井	354
第三十章	晚到的幸福	366
第三十一章	预谋一个替死鬼	376
第三十二章	许娅姿魂归银砂坪	385
第三十三章	蔡金银重操旧业，烤红薯炸开赃窝	396
第三十四章	爱是可以遗传的，爱是可以继承的	404
第三十五章	地层深处幽灵索命，生死冤家绝路相逢	418
第三十六章	清官包公也蒙冤	436
第三十七章	巨额存折之谜	447
第三十八章	苦苦挣扎的死灵魂	461
第三十九章	刑场与坟场	479
第四十章	厕所依旧在，争斗何日完	492

哭笑不得的厕所风景线

一九六九年隆冬，下了近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银砂坪矿务局十里矿区白茫茫一片。

英俊潇洒的局办公室秘书李光宗，穿一件威武的呢子军大衣，胸前挂一颗亮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腋下夹一个印着红色忠字的公文包，从矿区职工医院走出来。一阵雪风猛地撩起他大衣的下摆。他感到肚子有点隐隐作痛，大概是受了凉，想要拉屎了。他记得大门右边的大枫树下有个厕所，便转身往那边走。

矿区的公共厕所是个交际活动的特殊场所，一排十几格或二十几格或三十几格。眼下这个公共厕所是矿务局最长的，它供应上端的职工医院几百人方便，还供着下端一家水泥预制支架厂和子弟学校。厕所前坪那株光秃秃的大枫树上，挂满冰雪。苍老的树荫下，三块紫红色的鹅卵石搭起一个土地庙，庙里的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脑袋都被砸烂了，嘴巴痛苦地歪向一边。厕所长长的外墙上，用石灰水刷了一条显赫的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字和“好”字正挨着厕所的南北两个门。进到门里一看，一长溜三十几格茅坑，坑与坑之间那些遮挡屁股的木隔板被东锯一块，西凿一块。近年来，常常有人用铅笔、粉笔、木炭在厕所板子上写反动标语，矿里保卫部门为保存笔迹，追查破案，只好把写有字迹的木隔板锯凿下来，送上级公安部门进行笔迹鉴定，这样便弄得好端端的厕所隔板百孔千疮，成了一道哭笑不得的阶级斗争厕所风景线。李光宗好不容易选中一格两边木板都完整的茅坑，把公文包挂到左边木隔板的一个钉子上，解开裤子，捞起军大衣的下摆，蹲下来开始方便。这时，他才慢慢抬起头来，瞅看又一道哭笑不得的厕所风景线。就在挂着忠字皮包的下边，有人用木炭歪歪扭扭写了一首打油诗。

夜里想着妻，
梦中空思念。
早晨来放水，
画饼充个饥！

这画和诗的旁边批了许多痞里痞气的文字，赞成的，反对的，笑骂的……厕所里其他茅坑的木隔板上也大都写着画着类似的流里流气的内容。李光宗知道，矿山上单身汉多，他们的欲望没处满足，上厕所时就随意发泄。他也是单身汉，对于矿工们的这种饥渴心情是理解的。他今年二十六岁，早已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可却依然是一条光棍。他是这座地师级的矿务局党委和革委联合办公室的秘书，有人参照驻外大使馆的叫法，尊称他“一秘”。他是全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又红又专的优秀党员，前途光明，鹏程万里。他人也长得“帅”，一米七八的个子，大气的国字脸，健美的胸脯与四肢对女人很有诱惑力。他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从小就由老父亲指点着练宋徽宗的瘦金书，近几年对毛主席的草书又认真钻研，模仿毛主席诗词手迹惟妙惟肖，真假难分。他有才又有貌，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主要原因就是矿山上女人少，符合他那个高标准严要求的漂亮女人就更少。最近职工医院从金山地区卫校分来了四个女护士，他从人事处获到消息后，便以党委革委办公室要收集“抓革命、促生产”材料的名义，夹着忠字皮包跑进职工医院考察了一遍。唉！遗憾，都不怎么理想。那个身材好的眼睛小了一点，那个眼睛又大又亮的个子矮了一点，那个个子高挑的气质差了一点，那个气质不错的牙齿龅了一点。四位少女的综合素质都不如大前年从省卫校分来的护士许娅姿。妩媚动人的窈窕淑女许娅姿在学校里是校花，毕业分到这两个两万多职工加两万多家属的矿务局，又成了矿花，成了人人向往的绝代佳人，只是……唉！他妈的一朵好花插到牛粪上去了。

一阵冰冷的寒风夹着屎尿的臭气从屁股下面的水泥槽里吹上来。李光宗掐住鼻子朝坑下瞅去。下面是一个长长的大粪坑。粪坑是男女厕所共用的，坑东边是男厕所，坑西边是女厕所，南北两头没砌墙，敞开来让附近生产队的农民兄弟自由掏粪。矿区里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共厕所，大都是这种结构。这些厕所分工由局里办公室和下面的厂矿办公室兼管，可局办公室主任江金文调至金山地区当工业局局长去了，剩下唯一的一个副主任牛本亮根本就不管，下面厂矿的人也都跟着懒得管。因此，农民们自由来掏粪时便不免发生一些争斗，常常舞动舀粪的勺子打起来，弄得满头满身都是屎尿。李光宗很有些感慨，人分几等啊！上等的干部争权、争色、争财，下等的农民争屎尿。自然，屎尿也是“财”，一点点城里人看不上的小财。他根据计划经济学的管理精神，多次提出要把粪坑的两头用砖砌死，只开一个门，并上好锁。农民们来掏粪时必须先到办公室登记、交费、领

票，凭票排队掏大粪，这就不会造成混乱了。办公室副主任牛本亮却笑笑说：“一点尿尿，还要计划供应，农民兄弟要花钱，要排队，我们又要麻里麻烦印票证，如今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等等多得数不清，你还增发一种尿尿票，何苦呢！”

李光宗不做声了，但心里不服。有一天等我当了办公室主任，我就印发一种革命的大粪票，正面印上一条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背面则印上“凭票发大粪一担，收人民币两角”。既为矿里抓了收入，又宣传了先进思想。汇报到党委书记海清官那里，保证他会支持的。李光宗出身于官宦世家，脑袋特别灵，常常会想出一些紧跟形势的新鲜点子，矿务局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海清官就确实喜欢他的这种聪明。

粪坑那边的女厕所里传来了急急的脚步声。李光宗睁大双眼瞅下去，只见一股黄黄的尿液从对面一条斜斜的水泥槽里流了出来。他不由一阵兴奋。遗憾的是如今没有窥视镜，只能全凭脑子去联想、浮想、幻想、空想……想象虽然是甜蜜的，但这甜蜜中总带着莫名的煎熬与难耐。

一会儿，又响起脚步声，是一双轻巧的皮鞋踩在水泥地板上的声音，估计是哪位女护士或女医生拉完尿出去了。他顺着女人的脚步声朝窗外望去，只见纷纷扬扬的大雪，像一排排巨大的标语刷，把远处山坡上、道路旁那些大幅标语刷盖得零零碎碎，只露出一些红红的字尾巴。他见景生情，觉得自己应该清高一下，把刚才幻想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清洗出去，这也是一种灵魂深处自我革命嘛！他想起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的一首五言律诗，用到此刻很贴切，便哼哼呀呀念起来：“雪落高山坡，霜打平地多……”

正念着，忽然隔壁茅坑里响起一阵嘭嘭的木板敲击声，一个粗哑的嗓子在喊他：“一秘，你拉尿都在作诗呀？”

李光宗听出这是牟司令的声音。文革前，牟司令是矿务局第四冶炼厂的炉前工，本名叫做牟发财，后来他参加了矿务局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便改名叫牟勇。去年他到地区参加武装民兵集训，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扑向“炸药包”立了三等功。后来地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他的事迹编了一幕活报剧，剧名叫做《烤红薯与炸药包》，剧情惊险又幽默，看后忍不住笑掉牙。全地区巡回演出后反响很大，他也就出名了，被革命群众推选当上了造反派的总司令。矿务局搞“三结合”时又作为群众代表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任革委副主任兼保卫部长，分管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治安、抓人、批斗、抄家、游街、送人进牢房……

“牟主任，你怎么也跑到这个厕所里来了？”李光宗敲敲厕所的木隔板问。

“我到职工医院清查专政对象哩！”牟勇解释一句，随后说，“你那诗还没念完呀！”

“后面几句记不起来了。”李光宗说，“这种五言律诗跟打油诗不一样，它讲声律，讲平仄，讲对仗，讲韵味，要求很严的啦！”

“再严也不怕，我们工人阶级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文绉绉的几句诗吗！我给你作两句补上去，怎么样？”牟勇说着，一阵寒风从屁股下边的粪坑里吹上来，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你也会作律诗？”李光宗惊讶地问，“你读过古书？”

“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瞧不起我们工人阶级。听着，劳动人民的诗来啦！”牟勇大喊一声，随口吟道：

雪落高山坡，
霜打平地多——
风吹屁股冷，
留点明天屑！

李光宗一听，忍不住笑了。确实一阵一阵的冷风吹上来，吹得屁股冰凉冰凉的。厕所里其他人也都哈哈大笑起来。牟司令却一板正经问：“怎么样，对仗不对仗？有冇有韵味？”

李光宗正想回答，突然听到女厕所那边传来一阵惊叫：“啊呀！反动标语，有人写反动标语啦！快来人呀！……”

整个男女厕所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分管无产阶级专政的牟勇更加敏感，他胡乱擦一把屁股，提着裤子跳起来，对李光宗喊：“快，别拉了，过去抓反革命！”他知道，如今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阶级敌人猖狂活动。前不久，金山地区金山市街上就有人贴反动标语。后来这个案子破获了，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两个头头都被枪毙了。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和公安局早就打过招呼，要警惕这股反革命歪风刮到下面去。果然，刮到我们矿区来了，竟钻到厕所里写反动标语，真是无孔不入啊！牟勇想到这里，感到问题严重，大声催着李光宗：“一秘，你还蹲着不起来呀，快过去抓反革命啦！”

“那边是女厕所，我们两个男子汉怎么过去？”李光宗却不慌不忙。他的心思放在那边呼叫的女声上。这就是矿务局最漂亮的女护士许娅姿的惊叫声，悦耳、清淳、甜润、迷人……怎么这样巧，她也和我一道在解手，巧得好像有点缘分呢！惊叫声在继续。

李光宗虽然跟许娅姿只打过两三次交道，可却牢牢地记住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位绝代佳人生于一九四七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今年二十二岁，比我小四岁，正好都过了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身高一米六八，正好矮我十公分，确是理想女人的高度；苗条多姿，袅袅婷婷，魔鬼身段；正好是成熟女人的标志，已

经瓜熟蒂落，只等男人去采摘了；带点鸭蛋形的瓜子脸，正好是漂亮淑女的脸蛋，甜甜的两个小酒窝，漾着两杯醉人的醇酒；亮亮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妩媚动人；雪白的牙齿，似碧玉，红红的嘴唇，赛樱桃，诱人吃又诱人吻；皮肤白皙，声音清润，性格温柔，对人总是带一点羞怯的微笑；她若扬起乌黑的睫毛，含笑瞟你一眼，就会把你的魂魄勾走。这样的金枝玉叶、窈窕淑女要是找来做老婆，真是三生有幸，艳福享尽，快乐幸福一万年。可是，令人遗憾和恼火的是她竟然爱上了臭狗屎一般的牛本亮，听说二人准备春节就结婚。她是不是看上牛本亮是办公室副主任，而且就要接江金文的手当主任啦？他妈的，老子一个小秘书，手中没有权，你就看不上……李光宗狠狠地一咬牙，猛地一拳砸到厕所板上。砰地一声炸响，把站在一旁扎裤子的牟司令吓了一跳。

“李光宗，干什么呀？”

“打击反革命！”李光宗穿好裤子，拿起挂在厕所隔板上的公文包，说，“走，到那边抓反革命去。”

两个人走到外面。雪停了，风在刮，医院后山的树林里一片飒飒的风声。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蛇一样伸进莽莽苍苍的山里，给人一种幽深而凄凉的感觉。他俩知道那山里有一间职工医院停放死人的太平间，还有一大片埋葬死亡矿工的坟场，一块块阴森森的墓碑淹没在冰雪覆盖的萋萋荒草中。牟勇跺脚上的雪，朝女厕所里吆喝一声：“许娅姿，你们守住现场，我们马上喊人来破案。”

这时候，女厕所里就两个人，一个就是李光宗朝思暮想的漂亮护士许娅姿，另一个是四十多岁的护士长邓秀英。她俩刚刚做完一台手术，憋了三个多小时的尿，急急跑进来解手的。许娅姿猛然瞅见旁边厕所板上有两条醒目的反动标语。她吓了一跳，感到问题严重，慌慌张张站起来一阵惊叫。护士长邓秀英闻声看去，只见她吓得脸上变了颜色，已经解开的裤子掉落到了茅坑地板上她连忙招呼说：“小许，别慌，赶快把裤子提上来。”

许娅姿解完手，穿好裤子，听到厕所外面一阵急急奔跑的脚步声。革委副主任兼保卫部长牟勇回到办公室叫来了五个武装民兵，背着三条七九步枪和两条三八大盖，把女厕所严严实实看住。

“许娅姿，你们拉完了吗？”牟勇粗声问。

“早就解完了。”护士长邓秀英的声音。

“都穿好裤子了吗？”牟勇又问。得到里边肯定的回答后，他便大声命令：“你俩留下一个看住现场，出来一个报告情况。”

马路上响起一阵长筒套靴踩在雪地上的嘎嘎声。李光宗回到办公室把他的顶头上司牛本亮和党委书记海清官也喊来了。他知道这是一个要抓人，要判刑，要坐牢，说不定还要枪毙人的重大案件，不能马虎，有些新情况是牟勇处理不了的。三个人穿的都是草绿色的呢子军大衣，像三个高大威武的军人，只是没有肩

章和领章。这种军大衣商店里没有买，一般人也弄不到。有次海清官到军区开会，走后门买了三件，分给他最喜欢的两个秘书牛本亮和李光宗一人一件，叮嘱道：“这军大衣就是毛主席常穿的那种款式，全羊毛呢子的，又厚又结实，穿个三五十年都不会坏，你们可要珍惜啊！”他这样说，自己也就这样办。每年冬天都穿着它，一穿就是三十年，从银砂坪矿务局的党委书记到江南省的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时代变了，职务升了，部队的服装样式也多次改款了，他这军大衣却一直没有换，旧是旧一点，但穿着保暖、舒服，风度不减，传统不丢，艰苦奋斗的思想不变。这是后话。此刻，三条威风凛凛的汉子一到，给牟勇带来的武装民兵增长了士气。如今女厕所外面的枫树下，土地庙前，站了杀气腾腾一群人，舞枪弄刀，如临大敌。

护士长邓秀英穿着白大褂走了出来，怯怯地望着面前穿军大衣和背枪的九个男子。

“什么反动标语？”办公室副主任牛本亮走上去问。他是一位英俊的年轻汉子，二十五岁，一米八三，一九六二年从江南矿冶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学的是采矿专业，分到矿山后，当过井下爆破工和风钻工，单手提一台百多斤重的风钻连带气腿子，爬几十架梯子，健步如飞，比李光宗更粗壮，更有劲，可说话却细声细气的。他担心护士长被吓住，便安慰说：“邓大姐，不要怕，实话实说。”

“打倒……打倒……”邓秀英想起那反动标语的内容就胆怯，“我不敢说……只能你们自己去看啦！”她是一位具有阶级斗争丰富经验的老护士长，知道这种反动标语是不能通过自己的嘴说出来的。一不留神说出来，不就成了自己喊反动口号吗，造反派们就可以把自己揪出来批斗的啊！

“里面还有谁？”党委书记兼革委主任海清官说话了。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相当地师级的干部，高大魁梧，气宇轩昂。国字形的脸，黑黑的，额头上有一块月牙形的疤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黑脸包公额上的月亮疤。据说包公的疤是小时候掉到井里在井沿上磕碰的，海清官的疤则是日本鬼子打进来时被军马踢成的。这时候，雪又下起来。一阵寒风把枫树上的冰雪刮得哗啦啦往下落。秘书李光宗连忙撑开从办公室拿来的油布伞，举到海书记的头上遮住冰雪。他本不算矮，但海书记比他还高，足有一米八四。这个矿里的干部，似乎都是粗大的汉子，而且一个比一个高。原因很简单，当矿山工人第一需要的是力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矿里招工，考核办法就是比力气。假如一百个人报名，只从中录取三十个，就把这一百个人排队站到山脚下，每人挑一担百多斤重的矿砂，哨子一声响，就往山顶上爬，最先爬到山顶的三十个人就被录取了，后面的七十个一律淘汰掉。海清官于一九五一年进矿，他那时十九岁，个子高，力气大，脚步快，第一个挑着矿砂爬上山顶，头名被录取。他出身好，根子红，名字又好听，清官，清官，祖祖辈辈就盼他当清官。组织部门从档案上看到他这个名字，就联想起中国历史

上著名的清官海瑞来，再一见面，又看到他额头上那个跟包公一样的月亮疤，就感到这个海清官，好好培养，将来只怕也会是一个大公无私、清正廉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加上他又有高中文化，新中国成立前的贫苦农民谁有钱读书呀（海清官是家族祠堂里凑钱送他上学的，他们盼望海氏家族再出一位海瑞呢），像海清官这种又是贫下中农、又有相当文化的人几乎万里挑一。因此，他当了两年工人便被选作领导干部培养对象，送到金山地区党校学习两年，回到矿里就当工区长，后当分矿矿长，又被选到省委党校和中央党校进修，十多年后便当上了这个地师级矿务局的一把手。

“邓大姐，海书记问你呢，里面还有谁？”李光宗见护士长邓秀英没有立即回答海清官的问话，随即催问一句。其实，他知道女厕所里还有一位漂亮的女护士许娅姿，但他自己不好说。

“还有我们手术室的小许。”邓秀英镇定下来，对海书记说，“她在看护现场，不能随便离开。”

“叫她出来吧！里面没人了，现场破坏不了的。”海书记倒挺关心人的，“这么冷的天，一个女孩子守到臭气熏天的厕所里。”

雪下大了。李光宗把海书记头上的伞移了移，遮住一阵寒风刮过来的雪，踮起脚朝女厕所里喊：“小许，海书记要你出来呢！”他高高举着那把伞，跟着党委书记海清官的屁股前前后后不住移动。海清官的头上、身上没有雪，而他自己的军大衣上落满了雪花。由于跟得太紧，被海书记的屁股顶了一下，他身子一歪，一脚踏进泥水里，脏水溅起来，溅到了牟勇的脸上。

“真是马屁精。”牟勇伸手抹一把脸上的脏水，骂了一句李光宗。在他的眼里，海清官不过是一个刚刚被革命群众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代表，他曾经把他当作走资派揪斗过呢，他也老老实实低头认过罪的呢！

许娅姿出来了，她穿一件白大褂，围一条桃红色的丝围巾，红红的脸上带点羞怯，婷婷玉立站在雪地上，白皑皑中一点红，婀娜隽秀，显出一种特别纯洁的美。她的身后就是那株古老的枫树，庞大的结满冰凌的树枝像一把银光闪闪的大伞撑在天空中。李光宗贪婪地望过去，苍茫的一树银花衬着娇艳的一位淑女，实在美不胜收。他连忙伸过头去，问道：“小许，什么反动标语呀？”

“打倒……”许娅姿正要开口说，牛本亮连忙摇手制止：“娅姿，别说了，我们进去看就是了。”说着，走过去拉住她的手。那只白白嫩嫩的纤手已经冻得冰凉。她温顺地靠到牛本亮的胸前，仰头看一眼她的未婚夫，含羞笑着。

李光宗皱起眉头，眼中射出妒火。自私透顶的家伙，就知道保护你的女人。他心中骂着牛本亮。他刚才看见牛本亮并没制止护士长说出反动标语，如今自己的女人刚要说出口就立即制止，不是自私透顶了么？

牟勇带着一位背三八大盖的民兵，走进女厕所。一会，他便大声朝外喊：

“海书记，牛主任，你们进来看呀，这反动标语真反动透顶啦！”

“邓大姐，外面这么冷，你们回医院去吧。”牛本亮松开许娅姿的手，要她跟护士长一道离开。

女厕所的反动标语是用粉笔写在木隔板上的，极其恶毒，必须立即处理，不能再让其他人看见，否则影响恶劣。牛本亮与海书记商量了几句，便对牟勇说：“牟部长，你去找把凿子和锯子来，将这木隔板连标语锯下，保留好笔迹，以便破案。”

“好，坚决把这个现形反革命揪出来。”牟勇一想到抓坏人，劲就来了，他立即迈开大步，跑出厕所去找凿子、斧子和锯子。

“等一等，我看不能锯。”李光宗大声把牟勇喊住，“你们看，这木隔板的背面还有两条革命标语啦。革命标语是不能锯掉的，谁破坏革命标语谁就是反革命。”

几个人沿着李光宗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就在这同一块厕所板子的背面留有两条粉笔写的“万岁”。牟勇见外面的武装民兵和几个想要上厕所的女人也进来了，探头探脑往这边挤，便摆摆手，大声喝斥说：“不许过来看，都出去。”

“我们要屙尿啦！”一位中年妇女喊，看来她并不怕牟司令。

“到别的地方去屙。”李光宗也一脸严峻，帮着牟勇吆喝。

“忍不住啦，就要尿啦！”中年妇女喊。

“尿到裤裆里。”牟勇怒吼起来，“混蛋，一点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滚出去！”他把急着要拉尿的妇女们轰出去后，转过身，抓一把乱蓬蓬的头发，十分为难地对海清官说：“海书记，这两条革命标语，一是毛主席万岁，二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谁敢把这两个万岁都锯倒呀，那可真该枪毙的啦！”

确实是个新问题。同一块厕所板子上，一边是不能毁也不敢毁的革命标语，另一边是必须毁而且还得保留好笔迹的反动标语。李光宗仿佛具有预见性，这样两难的政治大问题，他要是不把党委书记海清官请来，就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牛本亮和造反大老粗出身的革委副主任牟勇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么？

“还是小李阶级斗争觉悟高。”海清官公开表扬李光宗，“要不是李秘书发现这么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稀里糊涂把厕所板子一锯，可能就要犯立场错误啦！”

李光宗知道自己在牛本亮这位办公室副主任面前占了上风，脸上漾出得意与欣喜。他凑近海清官，讨好地说：“海书记，这块厕所板子该怎么处理，只有您才有权拍板啦！”

“我……这……也是麻烦……”海清官一时为难了，脸一沉，不再做声。

李光宗立即感到，刚才这句讨好海清官的话没说好，如今给党委书记出了难题。不过，他脑袋灵活转得快，知道海清官办事谨慎不敢拍板担这担子，便又帮

着出主意说：“海书记，我看这个问题还是向地区革委会请示一下吧？”

“对，对，”海清官脸上的肌肉放松了，他回头对牛本亮说，“牛主任，你回办公室打个电话，向地委王书记请示一下，最好请地区公安局来两个人帮助我们破案，把该抓的坏人抓走。”

终生遗憾的初夜权

接连几个晚上，许娅姿都在忙着用废报纸糊墙壁。她很幸运，自从准备和牛本亮结婚后，就住进了矿里探亲家属用的一间小木屋，虽然破旧一点，墙上的石灰剥落了，有些地方还漏风，但总归是独自一人住一间，她和牛本亮谈恋爱和结婚就有了一个私密的场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矿山上，职工的住宿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就拿相当于地师级干部的党委书记海清官一家来说吧，他住的也就是两间平房带一个小客厅和一个小厨房。小客厅里只能放一张茶几和几把竹椅子，沙发也没有。他和妻子常翠梅住一间卧室，女儿海波和儿子海浪两个合住另一间卧室。海波已经在子弟学校读初三，海浪也读初一，不能男女混睡了。后勤处便给了书记一点特殊照顾，从材料库弄来一些包装机器用过的旧板子，把房子隔开，窗子也隔开，半边房加半边窗住女儿，另外半边住儿子。至于其他有家属的工人和干部一律都是一间半平房带一个小厨房，没有客厅，更没有餐厅。矿上的单身男女一律住集体宿舍，都是一栋一栋连着的平房，土砖砌墙，青瓦盖顶，每间住四人。所有宿舍里都不设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不论男女老少都去附近的公共厕所解手。一到早晨，每间厕所外面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好在那时人们对排队习以为常了，没有谁为这种小事告状。告状也没用，矿务局一把手海书记家的人也在排队呢！“文革”前，有一次海清官被选作出国考察团成员，坐飞机到苏联去参观学习老大哥的建设经验。回国后矿里的职工群众问他，苏联好到什么样子？他伸出左臂，晃着手腕上那只又厚又笨的苏联手表，笑嘻嘻地说：“这是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火箭牌手表，走时很准又结实，戴着打风钻都震不坏呢！”说着，又拿出一个小巧的工艺品给大家欣赏。那是当地的特产——套娃，就是一个鸭蛋形的立像，最外边画的是马克思；揭开来，里面又一个人像，是恩格斯；再揭开来，里面又一个人像，是列宁；再揭开来，里面又一个人像，是斯大林；再揭开来，里面一个最小的人像，

是赫鲁晓夫。海书记笑着解释说：“指导苏联建设的就是马、恩、列、斯、赫。赫鲁晓夫同志说啦，共产主义好日子，吃的是土豆烧牛肉，住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职工们一听高兴了，盼着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土豆烧牛肉的好日子尽快到来。海清官是一位十分关心职工生活的领导干部，知道现阶段职工的困难还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问题，而是一些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比方说，矿上单身汉多，占了全体职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些单身汉按国家规定每年可请探亲假十四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十四天能同老婆孩子在一起，实在是太短了。他也看见单身宿舍的墙上、公共厕所的木隔板上到处画着女人的屁股，写着黄色打油诗和一些粗鄙的语言，这就是单身汉们内心的表露。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他在大会上鼓励单身汉把住在农村的老婆叫到矿里来探亲，还给她们报销路费。这个办法虽然深得人心，可矿上的宿舍就不够了。女人到矿里来探亲，有的还带个小孩，住进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晚上怎么好动作呢？海书记自己当过矿工，深有体会，为解决单身矿工的疾苦，他又批示福利处和基建处在各个矿区分别建了许多栋简易木屋，取名叫探亲家属招待所。也就是在三合土地上竖起一排木桩，用竹篾片编成墙，再在两边糊上泥巴和石灰，房顶盖上杉树皮。每栋分十排，每排背靠背两间，共二十间。每间一个木板门，一个窗户，摆一张双人床，一张白木头不上漆的桌子，整个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凡有老婆来探亲的，就向局办公室或各厂矿办公室申请，从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搬到这间小木屋里来，夫妻临时团聚。

许娅姿如今住上的就是这么一间小木屋，不用说，她是牛本亮利用办公室副主任的权力给予特殊安排的。牛本亮怕同办的李光宗等人有意见，便先打个招呼。没想到李光宗却积极支持说：“牛主任，你结婚后就应该分到两房一厨的家属宿舍了，如今先住这么一间几平方米的小木屋，应该应该。”

这时候，小木屋里烧着一炉红红的煤火，暖烘烘的。许娅姿脱了大衣，只穿一件红色的羊毛衣，脸颊也红红的。她拿起一张废报纸，刷上糨糊，爬到桌子上，伸手往墙上贴。那两只白嫩秀气的脚边桌面上，摆了一块十分精美酷似孔雀的绿宝石。这是牛本亮在领她们几个女护士参观矿山时顺便采下送给她的，开始她也只觉得好看并没把它当成稀罕的珍品。有次她带回省城老家，她父亲的一位朋友是个珍宝鉴赏专家，这专家一见这块绿得发亮的石头，便惊讶不已。他赞叹说，孔雀石本身就是宝石。你知道吗，孔雀石有两大特点：一是它有一个深深的寓意，即妻子幸福；二是全世界采得的天然孔雀石没有两块会是完全一样的，每一块都各具特色，你这一块就更加珍稀可贵了。你看，这孔雀的头顶上有一点珠红色，像是凤冠，深绿的尾羽上又有一片珠红的花纹，像是彩裙。这块石头叫做“血色孔雀石”，全世界就这一块，再找不到第二块同样的了。如果它是你的恋人、未婚夫从岩石缝隙里采挖出来送给你的，那就是天作之合，全世界你就只能

找到这样唯一的一个忠贞不渝爱你的给你带来幸福的男人了。许娅姿听后，心里喜滋滋的，脸上笑咪咪的，幸福和甜蜜差不多把她醉晕了。她到省城最大的绸布店，买了一块洁白的绸子，一针一线缝了一块五瓣梅花的大手帕，将心肝宝贝血色孔雀石包起来，装进一个专用挎包里，带到身边，摆放时就把梅花巾摊开做垫子。

她糊好一张废报纸，从桌子上跳下来，准备再糊下一张时，突然门外响起长筒套靴踩在雪地上的嘎嘎声。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她的心里一阵欣喜，立即放下废报纸走去开门。

夜空中有星星在闪烁。下了半个多月的雪终于停了，但矿区的屋宇、道路、山峦都冻了冰，依旧白茫茫一片。远处两座高高的井架上，亮着几盏耀眼的灯，天轮在飞转，传来嗡嗡的声音。井架左边的选矿厂里，虎压机、球磨机破碎矿石的声音隆隆轰响，把大地都震动了。牛本亮穿一件军大衣，腋下夹一个塑料袋，大步从通向井口的马路上走了过来。刚到门口，许娅姿便急急地把他拉进屋，关上门，一把抱住他的脖子，将自己热乎乎的脸贴到他那张冰凉的脸上。

牛本亮一动不动，尽情地享受着这爱情的甜蜜与温馨。他在一些小说里读到过，说女人似水，女人似蜜，女人似火……如今从这位温婉多情、柔顺娇媚、善解人意的未婚妻身上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比水更解渴，比蜜更甜心，比火更温暖的幸福。好一会，他才放下夹着的塑料袋，说：“娅姿，我跟你一块来糊墙吧。”

“都糊好啦！”许娅姿笑着，轻声细语说，“我们这个安乐窝已经不漏风了。”

牛本亮朝屋里瞅了一遍。就在他离开矿山到地区金山市出差的三天里，许娅姿已经把这间破落的小木屋收拾得干净亮丽了。四面墙上糊满了废报纸，有的地方还糊了两层，散发着糨糊和油墨的气味。凡是印有领导人像的报纸都贴在正墙那一面，都是头朝上身朝下，没有歪贴倒贴的。那些印有“打倒×××”等标题的就都贴在右边墙上，印有“×××万岁”等标题的就都贴在左边墙上，看起来很有规律，并且严格注意了不犯政治错误。这几年，用废报纸糊墙糊出政治问题的大有人在，被抓去坐牢的也确实不少。比方说，你把报纸上领导人像歪贴倒贴甚至贴到放小便桶的角落里，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就会把牢底坐穿了。牛本亮仔细看完墙上贴的废报纸，没有此类问题。屋里的炉火烤得身上热起来，他脱掉外面的军大衣。许娅姿立即伸手接过去，放到床上。牛本亮发现床上铺了一块桃红色绣着鸳鸯戏水图案的床单，摆了两床叠得整齐的新被子和一个双人长枕头，显得暖和、温馨、喜气洋洋。

牛本亮把带进屋来的塑料袋打开，拿出两张地图，说：“娅姿，我们把这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贴上去。”

“好！”许娅姿展开地图，见牛本亮用毛笔在下面写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八个大字。她一面往地图背面刷糨糊，一面说：“本亮，你说说，我们国家